

散文卷

主编 缪俊杰



海南杂忆
尼罗河上的春天
望着总理的遗像
大地的女儿
谁是最可爱的人
草原即景
庐山面目
母亲
葡萄月令
雪浪花
花市徜徉录
挥手之间

茅盾
冰心
巴金
老舍
魏巍
萧乾
丰子恺
徐懋庸
汪曾祺
杨朔
秦牧
方纪

傅雷家书
山色
三家村札记（四篇）
天山景物记
记一辆纺车
韶山的节日
日出
造屋记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曹靖怀
天安门
沈从文

傅雷
李劫人
吴南星
碧野
吴佐箫
周立波
刘白羽
秦兆阳

下

乙出版社



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 散文

1267
554/2



共和国文学



书

散文卷 下

主编 缪俊杰

花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海南杂忆	茅 盾(1)
只拣儿童多处行	冰 心(6)
一只木屐	冰 心(9)
尼罗河上的春天	冰 心(12)
奇迹的三门峡市	冰 心(19)
望着总理的遗像	巴 金(27)
从镰仓带回的照片	巴 金(40)
富士山和樱花	巴 金(47)
团圆	巴 金(60)
养花	老 舍(106)

目 录

贺年	老 舍(109)
宝地	老 舍(113)
大地的女儿	老 舍(117)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122)
依依惜别的深情	魏 巍(129)
草原即景	萧 乾(139)
海伦·斯诺如是说	萧 乾(152)
初冬过三峡	萧 乾(181)
庐山面目	丰子恺(187)
母亲	徐懋庸(192)
下水道和孩子	汪曾祺(199)
葡萄月令	汪曾祺(202)
雪浪花	杨 朔(209)
花市徜徉录	秦 牧(214)
天坛幻想录	秦 牧(219)
赞渔猎能手	秦 牧(225)
挥手之间	方 纪(229)
傅雷家书	傅 雷(238)
山色	李广田(243)
三家村札记(四篇)	吴南星(247)
天山景物记	碧 野(259)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268)

目 录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274)
日出	刘白羽(283)
昆仑山的太阳	刘白羽(288)
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	刘白羽(309)
造屋记	秦兆阳(328)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336)
天安门前	沈从文(342)

海南杂忆

●
茅
盾



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瞻的诗词游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到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骊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又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为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的“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以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

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画着明年的夺粮大战吧？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像一匹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首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

“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
茫茫大海南，落日孤兔没；岂有亿万足，垄亩生倏忽。
初如兔足撑，渐见蛙眼突。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多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

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不仅为了咏物，请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垅。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间阎饱饘饼，上下足酒浆；岂独济其暂，亦可贍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飏飏，间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只拣儿童多处行

● 冰 心



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颐和园门口，就像散戏似地，成千盈百的孩子，闹嚷嚷地从门内挤了出来。这几扇大红门，就像一只大魔术匣子，盖子敞开着，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关不住的小天使。

这情景实在有趣！我想起两句诗：“儿童不解春何在，只拣游人多处行”，反过来也可以说：“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我们笑着下了车，迎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

我们本想在知春亭畔喝茶，哪知道知春亭畔已是座无隙地！女孩子、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的，把外衣脱下搭在肩上拿在手里的，东一堆，西一簇，唧唧呱呱地，也不知说些什么，笑些什么，个个鼻尖上闪着汗珠，小小的身躯上喷发着太阳的香气。也有些孩子，大概是跑累了，背倚着树根坐

在小山坡上，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湖面无数坐满儿童的小船，在波浪上荡漾，一面一面鲜红的队旗，在骀荡的东风里哗哗地响着。

我们站了一会，沿着湖边的白石栏杆向玉兰堂走，在转折的地方，总和一群一群的孩子撞个满怀，他们匆匆地说了声“对不起”，又匆匆地往前跑，知春亭和园门口大概是他们集合的地方，太阳已经偏西，是他们归去的时候了。

走进玉兰堂的院落里，眼睛突然地一亮，那几棵大海棠树，开满了密密层层淡红的花，这繁花开得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

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它把一冬天蕴藏的精神、力量，都尽情地挥霍出来了！

我们在花下大声赞叹，引起一群刚要出门的孩子，又围聚过来了，他们抬头看看花，又看看我们。我拉住一个额前披着短发的男孩子，笑问：“你说这海棠花好看不好看？”他忸怩地笑着说：“好看。”我又笑问：“怎么好法？”当他说不出来低头玩着纽扣的时候，一个在他后面的女孩子笑着说：“就是开得旺嘛！”于是他们就像过了一关似的，笑着推着跑出门外去了。

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它适时地浇水施肥，花也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欢畅活泼地，以旺盛的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

一只木屐

●
冰
心



淡金色的夕阳，像这条轮船一样，懒洋洋地停在这一块长方形的海水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的空虚——沉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飘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过去几年的、在东京的苦闷不眠的夜晚——相伴我的只有瓦檐上的雨声，纸窗外的月色，更多的是空虚——沉重的、黑魑魑的长夜；而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都听到戛达戛达的木屐声音，一阵一阵的从我楼前走过。这声音，踏在石子路上，清空而又坚实；它不像我从前听过的、引人憎恨的、北京东单操场上日本军官的军靴声，也不像北京饭店的大厅上日本官员、绅士的皮鞋声。这是日本劳动人民的、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的声音……

我把双手交叉起，枕在脑后，随着一阵一阵的屐声，在想象中从穿着木屐的双脚，慢慢地向上看，我看到悲哀憔悴的穿着外褂、套着白罩衣的老人、老妇的脸；我看到痛苦愤怒的穿着工裤、披着蓑衣的工人、农民的脸；我看到忧郁彷徨的戴着四角帽、穿着短裙的青年、少女的脸……这些脸，都是我白天在街头巷尾不断看到的，这时都汇合了起来，从我楼前戛达戛达地走过。

“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魑魑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戛达戛达地往哪里走呢？”在失眠的辗转反侧之中，我总是这样痛苦地想。

但是鲁迅的几句话，也常常闪光似地刺进我黑暗的心头，“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①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

① 鲁迅的这两句话，见他的小说《故乡》的结尾。

..... 一只木屐

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日那时日本横滨码头旁边水上的那只木屐。对于我，它象征着日本劳动人民，也使我回忆起那几年居留日本的一段生活，引起我许多复杂的情感。

从那日那时离开日本后，我又去过两次。这时候，日本人民不但是我的苦难中的朋友，也是我的斗争中的朋友了，我心中的苦乐和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是，当同去的人们，珍重地带回了些与富士山或樱花有关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却收集一些小小的引人眷恋的玩具木屐……

1962年6月8日，北京

尼罗河上的春天

●
冰
心



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门，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我把厚重的蓝绒窗帘拉起，把床边的电灯开了一盏。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

我笑说：“并不只是为你，我也怕直射的阳光，而且，在静暗的屋子里，更好深谈。”我说着绕过床边去，拿起电话机，关照楼下的餐厅，给我们送上三个人的茶点来。

秀子抬起头来，谦逊腼腆地微笑说：“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听说你们去接了两次，都没有接着。真是，夜里那么冷，累你们那样来回地跑，我们都觉得非常地……非常地对不起！”我坐在床边，给她点上一支烟，又推过烟碟去，一面笑说：